

Studies on Educational Modernization

中外教育现代化研究丛书

大学创业 与创业型大学的兴起

温正胞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Studies on Educational Modernization

中外教育现代化研究丛书

大学创业 与创业型大学的兴起

温正胞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学创业与创业型大学的兴起 / 温正胞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 6
ISBN 978-7-308-08213-6

I. ①大… II. ①温… III. ①高等学校—学校管理—
研究 IV. ①G6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42957 号

大学创业与创业型大学的兴起

温正胞 著

责任编辑 陈晓菲
封面设计 刘依群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半山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960mm 1/16
印 张 13.75
字 数 230 千字
版 印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8213-6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88925591

目 录

绪 言	(1)
第一章 社会变革与创业型大学的兴起	(7)
一 历史视野中的高等教育组织变革	(7)
二 创业型大学兴起的内在逻辑	(10)
三 创业型大学兴起的独特社会背景	(15)
四 创业型大学:高等教育场域的革命?	(19)
第二章 创业型大学研究的现状与趋势	(24)
一 国外关于创业型大学及相关领域的研究现状	(25)
二 国内有关创业型大学的研究	(37)
第三章 创业精神与大学:奇异的组合	(40)
一 创业与创业精神	(40)
二 创业精神的迁移:从企业组织到高等教育机构	(46)
三 多元化功能视野下的大学创业活动	(51)
第四章 学术资本主义:创业型大学的内在动力	(56)
一 从象牙塔中的知识到市场中的知识	(56)
二 学术资本主义的含义	(60)
三 学术资本主义与新经济	(64)
第五章 “市场化生存”:创业型大学的生存方式	(69)
一 “市场化”生存	(69)
二 “企业精神”与创业型大学管理的改革	(73)
三 相信市场:新的学术、市场与政府的三角关系	(77)
第六章 公司与大学:创业型大学的双重组织特性	(84)
一 大学组织的基本特性	(84)
二 从规范性到功利性:创业型大学的选择	(88)
三 公司式的途径:创业型大学的组织转型	(92)

第七章 商业与学术:创业型大学的内部文化冲突与融合	(97)
一 教学与研究、学术与行政:传统的冲突.....	(97)
二 商业文化、学术文化与行政文化:新的冲突	(102)
三 走出象牙塔:创业型大学中的学术创业精神.....	(107)
第八章 创业策略:创业型大学的生存实践与成功经验	(113)
一 企业化经营:创业型大学的创业策略.....	(114)
二 创新与创业:创业型大学的成功经验.....	(129)
第九章 经验与启示:创业型大学的个案及其典型意义	(135)
一 创业型大学的典型及其意义	(137)
二 创业型大学的启示	(158)
三 创业型大学带来的疑问	(169)
第十章 机遇与挑战:我国创建创业型大学面临的问题	(176)
一 我国高等教育的跨越式发展:赶超的愿望与措施.....	(177)
二 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独特政策环境:转型与价值冲突.....	(182)
三 我国发展创业型大学面临的问题:概念与基础.....	(191)
余论 冲击与问题:争议中的创业型大学	(199)
一 新自由主义理念与大学变革:充满争议的未来.....	(199)
二 学术职业的变迁:创业型大学中的教师身份与角色.....	(209)
三 创业型大学:以创业精神实现真正自主?	(212)

绪 言

自中世纪大学在欧洲出现以来,历经数百年的变革与发展,它与社会发展的联系越来越密切,高等教育机构也已经成为最复杂的教育系统。“大学”形象已经远不是中世纪的博洛尼亚大学或者巴黎大学、近代的柏林大学等所能代表了,甚至于已经很难用“大学”一词来描述人们心目中的高等教育机构形象了。聚集了世界第一流学者与研究机构的著名高等学府如哈佛、牛津等当然是大学,而没有显赫的学术声望但却一直以来授予学生专科、本科文凭的学院也是大学,甚至以虚拟的方式存在于网络之上,提供各类大学课程与文凭的网络高等教育机构也是大学。可以说,在 21 世纪,最难以描述的教育机构或许就是“大学”了。“大学”这个曾经非常清晰的形象与定义变得如此复杂与难以定义,以至于在许多时候,只有在许多官方的政策文本当中的“第三级教育”这个术语才能囊括所有高等教育机构而不引起人们的争议。

但是,不论是以“象牙塔”的形象还是无所不能的“巨型大学”的形象,甚至于以“高等教育有限公司”的形象出现,都无法改变大学一直以来都是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最重要的社会组织这一事实。几百年以来,大学内在属性的变革与外部形象的变化也一直都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尤其是在社会进入以知识创新为主要驱动力的信息社会、知识经济社会之后,承担着社会最重要的知识传播与知识创新功能的高等教育系统,其社会地位与受重视程度,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点。大学在围墙内外的是是非非与种种变化,都是各类媒体关注的焦点,整个高等教育系统已经成为了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今社会,没有哪个国家不把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改革作为重要的政策领域,没有哪个政府不把提升本国各种类型大学的创新能力与服务社会能力作为国家发展的重大战略。发展中国家致力于摆脱自己长期以来处于经济与文化双重第三世界的困境,希望通过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创建高水平大学来提升自己在世界知识体系中的地位。发达国家则更是意识到 21 世纪是一个以创新与科技竞争为主题的时代,只有继续保持自己在高等教育系统的整体实力与知识创新

方面的优势,才有可能继续处在世界的领先地位。与其说以往大学给人的印象是以一种冷静的方式提供人们思索与哲思的场所,倒不如说今日的大学是以一种热忱的方式直接影响与推动着人们的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大学虽然仍然被人们尊称为“象牙塔”,诸多最宝贵与最重要的学术思考仍然发生在大学里,但“象牙塔”这种称谓已经不完全是当初的意味。人们在用“象牙塔”这个词语的时候,更多的是一种对旧时大学形象的怀念,因为谁都可以听见那个响彻整个社会的大学应该“走出象牙塔”的口号。

尤其是当整个社会的发展被视为是经济的发展,整个年代被命名为某种经济时代的背景下,曾经以理性与高尚为荣誉、鄙视金钱与物质的象牙塔,不仅不断地满足着社会的各种需求,更是在满足社会的种种欲望,尤其是经济发展、物质享受上的欲望。大学不仅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大学自己已成为它所推动的经济体系的一部分。20 世纪后期以来,在某种程度上,高等教育系统已经习惯了市场与竞争的环境,并在 21 世纪延续了对市场、经济、竞争、绩效、评价、质量、标准化等概念与要求的适应,这也使得现在的高等教育系统与 19 世纪、20 世纪前期的高等教育系统大不一样。这种不一样不仅仅表现在师生数量、学院与学科数量、校园面积这些规模上,更表现为内在精神的不一样。现在的高等教育系统不仅不再鄙视市场与追逐利润的行为,高等教育系统中的很大一部分都已经掌握了市场规则并从中获得发展的动力。或者说,市场因素已经融入高等教育系统中所有类型的高等教育机构当中,虽然不同的大学对市场的态度并不一样,甚至有些大学仍然拒斥商业文化对大学传统精神的破坏,但源自市场经济与商业领域的元素已经成为许多大学存在的合法性基础之一。

现在的高等教育系统是一个由各种不同类型与功能的高等教育机构组成的复杂学术系统,各种不同的高等教育机构存在的合法性基础也各不相同。与人们以“象牙塔”称谓大学时以学术自由与自治作为大学存在的合法性基础的社会前提一样,许多新兴的高等教育机构之所以存在,其合法性基础并不纯粹是学术自由与自治,而是加入了其他的理由,其中就有市场的因素。另一方面,传统上以学术自由与自治为其合法性基础的历史悠久的大学与高等教育机构,事实上也不可能无视市场力量的影响,其存在的合法性基础也或多或少地增加了一些与市场有关的内容。在新自由主义流行并统治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半个多世纪的背景下,没有哪个国家高等教育系统,没有哪个高等教育机构可以自信地说与市场没有任何关系。在许多场合,成功的大学往往是以与市

场成功的互动而被树为典型的；在许多国家，高等教育的管理理念当中有着明显的源自于经济管理领域的因素。

在这样的背景下，现代高等教育机构的内部属性必然发生变化。构成高等教育内在逻辑基石的知识，其性质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知识正在成为一种最富有市场价值的商品，按知识的市场价值高低形成等级，并影响到大学内部不同学科的地位与重要性程度。知识商品化与学术资本主义一起，直接促成了高等教育机构组织属性的嬗变。大学不再仅仅是非功利性的规范性组织，大学正在变得与诸多在市场经济中生存、发展的组织越来越接近，至少在高等教育的发展史上，大学与公司的相似程度今天是最相近的，尤其是在管理理念上。有些高等教育机构甚至直接宣称自己就是“高等教育有限公司”，向顾客提供合乎标准、满足多元化需要的教学服务。这种变化导致人们在使用大学一词时，显得心情复杂，其中仍然有对学术传统的尊敬，但至少不对以新的组织方式存在的这种特殊的学术机构新面貌感到迷惑。

高等教育机构与外部的互动模式也发生了变化。事实上，不管是哪一类高等教育机构，已经都适应了在市场条件下生存的法则。虽然许多高等教育机构从政府那里得到的拨款是维持其正常运转的重要部分，按经营的方式获得的经费所占比重并不高，但不管哪一种途径，都需要提供合乎某种评价标准的证明，以竞争的方式获得。比如，处于学术体系顶端的高水平大学明白竞争对手正在向它们的地位发起冲击，因此它们致力于继续保持学术创新与竞争力的领先，向社会提供最高质量与水平的学术课程与研究成果，以保持自己在学术市场中的声誉。处于学术体系较低位置的新兴高等教育机构明白它们在残酷的学术市场竞争中的相对优势，努力通过灵活的办学方式与多样化的课程满足不同顾客对高等教育服务的需要，以赢得足够的资源来使自己生存下去。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它们与外部社会的互动模式有着基于市场原则的一致性，尽可能地满足外部社会不同利益相关者的需要，以合乎要求的高质量活动赢得自己存在的合法性基础。不管是哪一类大学，都在进行创业活动以保持自己的学术地位与竞争力，创业精神已成为大学经营者必须具备的素质。

当高等教育机构的内在组织属性和互动方式都不可避免地渗透着市场的因素时，创业型大学(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的出现也就合乎情理了。并且，作为一种全新的高等教育机构类型，与在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出现的任何一种高等教育机构类型一样，创业型大学不仅仅是在全新的社会背景下高等教

育机构组织转型的必然产物,是高等教育功能分化的结果,创业型大学同时还极具象征意义,预示着高等教育场域的一场新的革命。创业型大学独特存在的合法性基础,独特的组织属性与迥异于传统大学的生存与发展策略,都指明了未来高等教育系统的多元化景象,证明了学术与市场两种不同的符号体系相互融合与对话的积极场面。

事实上,在伯顿·克拉克提出创业型大学这个概念来指称高等教育系统在日益市场化的生存环境中实现组织转型的一些特定高等教育机构的时候,并没有多少深意。因为,在此之前的高等教育发展史当中,大学与其他类型的高等教育机构一直都是具有内在的“创业”精神的,无论是受好奇心驱动的学术未知领域的探索活动还是基于利益回报驱动的用教学与科研特长服务社会的活动,还是组织自身的改革与生存,都需要有一定冒险精神的人,并敢于抓住这种机会。但是,因为长久以来人们已经习惯了将高等教育系统纯粹化为一幅美好的象牙塔画像,当大学这个包含着社会美好期望的机构名称前面加上创业(entrepreneurial)这个前缀时,本无深意的一个名称,虽然有着高等教育系统发展到特定时期时真实的社会条件基础,却刺激到了各类人士,尤其是脑海中保持着美好的学术纯洁形象的社会观察家、精英知识分子、教育哲学分析人士、传媒领域人士等,他们从这个名词与背后的新型高等教育机构中清晰地感觉到了市场经济时代的高等教育系统在组织属性上的变化。他们开始对创业型大学的事实与象征意义进行各种阐释,这些阐释是如此之多,以至于已经超越了创业型大学本身的意义。在许多评论者眼中,创业型大学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高等教育机构在市场经济大环境中的组织转型,而是学术在与市场的对话过程中传统人文精神的困境,它标志着高等教育一个旧时代的结束与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可以肯定地说,创业型大学确实是高等教育发展史上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现象。尤其是当人们将其视为市场与学术对话的象征时,可以赋予创业型大学许多意义,其中许多意义可能是真实存在于这个社会上的创业型大学自己都没有思考过、没有认识到的意义。就如同黑格尔所言的“时代精神”真的在创业型大学这类特殊的高等教育机构中得到体现一样。创业型大学的出现在开始阶段也无疑是具有相当的轰动性的,研究并关注高等教育变革的人们也一直期待持续的轰动性,虽然这种轰动性并没有如预期般地发生。从 20 世纪中后期开始出现伯顿·克拉克所言的创业型大学以来到 21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创业型大学这个词汇带给人们的刺激性正在消退,人们已经认识到创

业、创业精神是时代的属性之一。大学或者其他的高等教育机构无法逃避也无需逃避这个时代的属性。与当初伯顿·克拉克用创业型大学特指那些在与传统的学术型高等教育机构的竞争中接近市场,并从与市场的互动中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的少数实现了组织转型的高等教育机构不同。现在的创业型大学概念的外延要广得多,许多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或者其中的部分机构,都具有并表现出了明显的早期创业型大学所拥有的特征,并且因为其较高的学术水平和与生俱来的巨大市场效应,它们热衷于创业的热情远高于早期的创业型大学。至于处于学术体系中间的大多数高等教育机构,它们也已经在被市场所绑架的社会场域中接纳了如何以一种创业者的姿态在各个方面与市场、政府和学生等众多类型的利益相关者打交道,在保持学术世界的交往与发展规则的同时,也掌握了市场领域的交往规则。

从个别机构中出现到现在的整个高等教育系统充满了创业精神,创业型大学的简短历史可以这么来叙述:20世纪中后期,当市场的因素渗透到高等教育系统时,一些处在学术体系底层的高等教育机构(既有新创立的高等教育机构,也有在长期的学术荣誉竞争中处在边缘位置的旧高等教育机构),汇聚着错综复杂的目光,作为学术型大学的对立面,以创业型大学的形象出现。创业型大学是一种象征,人们期待着从创业型大学身上检验市场与学术对话的结果,创业型大学是高等教育系统新功能的实验田,在承担着学术世界被金钱所腐蚀的骂名的同时也寄托着某种期待。现在,市场与学术的几十年对话已经过去,日益复杂的高等教育系统早已不再借助创业这个极易引起争议的词汇来实现其希望从市场中获得的利益。创业已经作为时代的属性渗透到了所有社会组织当中,审视创业型大学的语境已经变了,创业型大学当初带给人们的刺激,也因为其对立面的消失而减退。

对于处在世界高等教育体系底层并竭力向上攀登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系统来说,创业型大学在更多的时候是一个发生在域外的景象,与己无关。虽然伯顿·克拉克后来也在发展中国家中发现了创业型大学的案例,但这多少已经有用创业型大学的模式与概念去套高等教育发展事实的嫌疑了。因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决定了其高等教育机构的特殊性,不可能照搬发达国家的经验,甚至于一些国家还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性高等教育机构,也没有形成市场经济,更无创业文化。在这样的条件下,很难说有创业型大学的存在。要知道,在北欧的一些国家最初出现的创业型大学是作为与市场保持距离以保证其传统组织属性的学术型大学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在

没有这些对立面的国家里,很难找到创业型大学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就算有类似的高等教育机构,在这些第三世界国家里,人们可能会称呼这些大学任何一种称谓也不会称之为创业型大学。这种困境正是我们研究创业型大学的难处所在。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创业型大学既是高等教育系统创新的形式,也是高等教育变革的实际内容。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学术型大学都是需要努力去创建与实现的目标,何来以学术型大学为对立面的创业型大学?域外的创业型大学的成功经验与失败的教训对我们究竟有何意义?更何况几十年来创业型大学的外延与内涵一直都处在变化当中。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研究创业型大学,不是因为创业型大学本身的形式与内容,而是想探索创业型大学这个现象与事件背后所反映的高等教育系统的学术话语体系与市场话语体系之间的对话及其社会机制。因为这才是对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系统有意义与价值的课题。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创业型大学在西方的兴起与发展反映了高等教育系统在一个特定的发展时期里,学术、市场、政府三者间权力模式的变迁。对于中国的高等教育系统来说,在世界高等教育系统发生剧变的这个年代,也正在经历从漫长的文革余波与计划体制中惊醒,获得一定的办学自主权并走向面向市场办学的革命性历史时期。长期计划体制与意识形态压制下的学术精神尚未恢复元气,市场的冲击已经迎面而来,每所从体制束缚中解放出来的高等教育机构都面临着创业的历史使命,都背负着学术自由与发展经济与组织变革的多重使命。特别是在体制外的广阔天地里建立起来的民办高等教育机构,更是一个与学术传统少有瓜葛,而与市场生存紧密联系的创业者。只是,与欧美的创业型大学有一个对立面作为比较的对象不同,我国的高等教育机构所表现出来的各种创业行为,不存在对立面,也不是对纯学术传统的反抗,而是在从意识形态转向物质主义的过程中必然要学会的生存本领。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我们以一种比较的眼光看待发生在异域高等教育系统中的创业型大学及其背后的社会机制时,可以得出一些对所有的高等教育机构都具有启示意义的经验。

第一章 社会变革与创业型大学的兴起

任何一个社会组织出现都有特定的社会背景,高等教育机构也不例外,从最初的中世纪大学到现代的虚拟大学,都是如此。特定的社会环境为新型社会组织的诞生提供了外部条件,而某种特定的社会需要或者组织变革的需求则直接成为了新型社会组织嵌入旧有组织体系与社会环境的内在需求。作为一种新型高等教育机构,创业型大学的出现也有其特殊的外在社会条件与高等教育系统变革的内在动因。尤其是20世纪中期以来,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带有普适性力量的经济学理论与意识形态影响到欧美发达国家公共事业管理的理念与模式之后,许多国家的高等教育系统管理规则也开始倾向于导入市场因素。传统的高等教育系统与社会互动模式发生了变革,旧的互动范式正逐渐在人们的视野中消失,新的互动范式正日益清晰。从高等教育的历史来看,20世纪中后期开始的高等教育与社会互动范式的变革并不是突然出现的。外部经济与政治环境的变化与诱导,加上在高等教育内部早就潜伏的接纳市场因素的变革动机——这种动机在长久以来的学术传统与国家对于高等教育公益性强调的语境中无法获得表达的机会——,创业型大学的兴起也就符合高等教育发展的内在逻辑并拥有了相应的合法性基础了。

一 历史视野中的高等教育组织变革

现代高等教育组织因其独特的社会功能和复杂的组织结构,不仅是教育研究的重要对象,也是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研究的重要领域。因其承担了社会大多数深奥知识的传播与创新任务,也承担了最重要的高级人才培养任务,高等教育组织一直以来是教会、政党与国家极力想控制的对象。但因其学术自由与学术自治的悠久与光荣传统的强大力量,高等教育机构,尤其是那些有着悠久的历史、著名的大师与天才学生的著名大学,往往会拥有一些其他教育组

织所难以获得的特权。这些特权保证了大学这一类教育机构能不受外界政治斗争与意识形态倾轧的影响,致力于在人类未知领域的独立探索,公正地发表看法,以引导民众与社会向正确的方向前进。正是因为社会赋予高等教育的这个独特使命,一直以来,高等教育机构的组织属性一直有别于其他类型的教育组织,更是迥异于企业与政府单位等社会组织。但是,这种特殊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高等教育机构也经历着持续的变革,大学的外在形象与内在精神都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变化,今日的大学校园不同于往昔,今日的大学理想也不再是红衣大主教纽曼在几个世纪前所宣讲的模样了。

如果将中世纪的大学与当代的巨型大学相比,已经很难找到多少共同点了。这几百年间,大学无论是在组织数量与规模上,还是在组织性质与功能上,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要知道,与中世纪意大利半岛上那几所朴素的“大学”和纽曼理想中的以教学为唯一任务的大学相比,今天的大学不仅仅是阿什比所言的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也是阿尔特巴赫所言的充满着政治与意识形态斗争的场所,更是每个国家的领导者都认可的保证国家竞争力的中枢机构,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站。在这个发展过程中,高等教育机构经历了数次典型的组织变革才形成今天复杂的组织结构和组织系统。

虽然高等教育在人类的文明史上早就存在,如古希腊的学园,中国古代的太学等机构实施的教学活动,在内涵上都属于“高等教育”。但现代大学的源头是12世纪的中世纪大学,从词源上看,大学是拉丁文单词“universitas”意思的翻译,专指12世纪末在西欧的意大利等国出现的一种处在萌芽时期的高等教育机构。从组织结构上看,这种早期的“大学组织”,已经形成了区别于教会学校的特征。比如,已经开始有了现代大学里所谓的“学部(faculty)”和“学院(college)”。早期的这些中世纪大学已经开设了相当门类的课程,并有正式的考试,教学人员数量相对稳定,并颁发沿用至今的毕业文凭或学位。当然,最初的博洛尼亚大学和萨来诺大学等,组织规模都很小,而且它们作为一种高等教育机构存在的合法性还需要获得教皇或者王室的许可状。在某种程度上,中世纪大学的学生们的国际性与教育的宗教性不足以成为大学区别于其他社会组织的本质性特征。除了知识的深奥性与其他教育机构有着明显的差别,以及没有固定的地产、凭迁移与流动性来获得所在城市的优惠待遇这个今天的大学难以想象的特征之外,很难再找到将中世纪的大学区别于其他教育机构的本质性的特征了。其根本的组织特性在于它是一种以传播知识为主要功能的高等教育机构,不管是以学生为中心的博洛尼亚大学还是以教师为中

心的巴黎大学,其核心任务都在于教学。但中世纪大学的模式很快就难以适应社会对这类独特教育机构的要求了,当高等教育发展的重心从亚平宁半岛的海边城市转移到欧洲平原的大城市,工业经济的发展、社会对科学研究的依赖与推动使得自然科学知识的教学研究成为宗教、医学、哲学与法律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大学知识体系时,以柏林大学为代表的新一代高等教育机构取代了之前的大学。如果说此前的高等教育机构其主要功能是教学,是传播知识,其组织性质更多的是教学机构的话,那么,当柏林大学将科学研究作为一项新的功能融入高等教育机构时,高等教育机构开始了第一次的组织变革。从此开始,它不仅仅是教学机构,还是一个科研组织。而当大学来到美洲,当美国人将威斯康星精神作为新一代大学的重要价值之后,高等教育机构的第二次组织变革开始了,这次是将服务社会的功能融入原来的教学与科研两大功能体系之中。至此,各类高等教育机构,都将教学、科研与服务社会作为自己的组织功能,其组织结构也相应地根据这三大功能加以改革,日益复杂。

至于创业型大学,它的出现可以称之为高等教育组织最近、最有影响力的一次组织变革了,虽然很难以某一所大学来作为标志,创业型大学的出现仍然可以说是继柏林大学与威斯康星大学之后的第三次组织变革。众所周知,为了应对经济危机背景下高等教育财政的紧缩政策,以及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市场导向下大学间日趋激烈的残酷生存压力,欧美一些在获取资源方面处于不利地位的部分大学通过一系列的组织转型和变革,使自己脱离了传统大学的组织形象,将商业领域中的创业精神融入学术文化,并创造出了一种新的大学模式。这是继将科研与服务社会功能融入高等教育机构之后的另一次大胆尝试。

如果非要找出一个典型来说明这次组织变革及其革命性,在诸多文献中反复被提及的斯坦福大学无疑是一个典型。斯坦福大学将传统大学的教学、科研、服务社会的功能与直接促进经济发展的新使命结合起来,并且使得大学的组织形态传统意义上的培养人才和进行科研活动的机构向一个直接将知识与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与经济效益的“创业型”机构转变。此外,伯顿·克拉克的研究则认为英国的沃里克大学、荷兰的特文特大学、苏格兰的斯特拉斯克莱德大学、瑞典的哈尔默斯技术大学、芬兰的约恩苏大学等是创业型大学的典型代表。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这些大学就开始了此前的大学没有尝试过的“创业”行为,将自己教学、科研与服务社会的组织使命加以市场化,在市场竞争中通过向商业组织学习的方式,使自己的组织性质实现了变革,获得了

更好的发展空间与更多的资源。高等教育组织的这一变革是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商品化的必然体现,是知本变资本的要求。在这次变革之后,大学、产业与政府三者以知识经济这个纽带而连接在一起,形成了所谓的三股力量相互交叉影响、螺旋上升的“三重螺旋”,高等教育机构生存与发展的社会背景变了。正如埃兹科维茨所言,继高等教育机构在教学任务之外增加了科学研究功能的第一次学术革命之后,在教学与科学研究之外增加的创业功能,是高等教育系统的第二次学术革命。第二次学术革命从高等教育组织变革的角度,在历史上是第三次,而每次高等教育的组织变革都有其特定的社会条件与合法性。第二次学术革命为高等教育组织的变革奠定了合乎内在逻辑的合法性基础——创业型大学的兴起并不是高等教育系统内在精神堕落的象征,相反,是高等教育系统内在精神丰富、多元化的象征。

二 创业型大学兴起的内在逻辑

从高等教育的发展史中我们可以发现,每种新型高等教育机构、新大学的出现总是与社会对高等教育有某种新的要求有关,原有的高等教育系统为了更好地满足这种要求,要么允许社会建立一种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新型高等教育机构来承担新的功能,要么在系统内部,在原来的大学或者其他高等教育机构内部增加某个部门或者进行机构调整,增加旧有功能以外的功能,以实现满足社会新需要的目的。创业型大学兴起于欧美,亚洲等地区的高等教育机构也紧随着欧美的榜样将创业行为纳入其组织行为当中。从这些社会文化背景迥异但又表现出某些共同点的“创业型大学”的案例中,我们可以发现创业型大学的内在逻辑并没有超出高等教育系统与社会互动的传统模式与范围。

在欧洲,20世纪60年代,英国初建的沃里克大学,在建校以来的20多年里,为走出发展困境,进行了特殊的创新,后被世界各国提炼为创业型大学的发展战略和经验。随后,很多欧洲大学步其后尘,逐渐形成一股高校的创业热潮。在欧洲大陆涌现出了一批“创业型大学”,典型的代表有英国的沃里克大学、荷兰的特文特大学、苏格兰的斯特拉斯克莱德大学、瑞典的哈尔默斯技术大学、芬兰的约恩苏大学等。为了共同分享并进一步巩固、强化其作为成功的“创业型机构”的特征,这批新兴大学在1997年11月正式成立了一个欧洲范围内的国际性组织网络——欧洲创新性大学联盟(European Consortium of

Innovative Universities, ECIU)。①

在美国,1951年,斯坦福大学的特曼创建的“斯坦福研究园区”是以斯坦福大学为中心,集研究、开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工业园。随后斯坦福大学的创业风气日浓,有了硅谷的雏形。之后的20世纪70年代,以美国与欧洲的诸多世界一流大学为代表,经过一系列的转型和内部变革来建设创业型大学,创业型大学日益增多。如依靠麻省理工和哈佛建立起波士顿“128公路”以及在西海岸以北卡罗来纳大学、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杜克大学为力量发展的北卡罗来纳“科研三角园”。美国的研究型大学的“创业”举措,促使大学在创业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特别是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等世界名校为代表,更是成绩卓著。

在亚洲,20世纪80年代后期,一些大学(如南洋理工大学)也开始通过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判断以及与欧美新兴大学的交流,逐渐凝练出自己的发展思路,选择“创业型大学”的发展理念,以应对挑战,实现大学的快速发展。与欧洲大学相同的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也是通过引入创业型大学理念,很快摆脱了困境,短期内跻身于亚太地区一流大学的行列。2004年英国《泰晤士高教副刊》通过调查对世界大学进行排名,南洋理工大学跻身前50名。②

虽然历史较短,还很难断定创业型大学今后的前途,但从这些成功的创业型大学案例来看,与以往的任何一种新型大学一样,创业型大学的存在也有其符合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内在逻辑。

首先,创业型大学的兴起是高等教育系统发展的内在需求,是高等教育系统组织变革的必然反映。“创业型大学在世界各个文化背景差异悬殊的高等教育系统中都呈现积极的发展趋势,这虽然会给一些保守的人士带来紧张,但也说明了这种类型大学在未来的美好前景和它们的生存之道是成功的。……正如哲学家所言的存在即合理,创业型大学的存在也是合理的,是高等教育系统应对复杂社会要求的正常手段,以及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而进行的正确的组

① 陈伟、韩孟秋:《欧洲创业型大学的组织转型及其启示》,《理工高教研究》2003年第2期。

② 燕凌、洪成:《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成功崛起:“创业型大学”战略的实施》,《高等教育研究》2007年第2期。

织变革。”^①确实,世界高等教育在 20 世纪中后期以来经历了快速的发展,这半个世纪中发生的变化远超出了前面数百年变化的总和,影响也远超出以往。世界各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态势在这个时期都呈现出多样化与个性化的共同趋势,而且多样化和个性化是互为前提的。多样化是指高等教育系统承担的功能越来越多,需要不同类型与功能的高等机构存在,所有高等教育机构都一模一样,功能也一模一样是背离时代要求的。多样化的同时,要求高等教育机构要有自身的个性特征,以实现功能的多元化。在高等教育系统和社会在功能与需求之间的互动存在良好模式的情况下,高等教育系统没有变革的动力,各类高等教育机构也按部就班地完成各自的任務。但最近的半个世纪以来,随着社会向后工业社会、信息化社会的转型,承担着传统功能满足着传统社会需求的高等教育系统就有了变革的外在牵引与内在推动力。其中,社会对高等教育系统的要求是要有这么一种特殊的高等教育机构,可以灵活快速地应对社会经济发展与技术创新的需要,且没有太多传统大学的学术原则的牵制。这样的高等教育机构在高等教育系统内部不存在,只有通过组织变革与组织创新才有可能满足社会的这个要求。于是,创业型大学出现了。“创业型大学是高等教育系统应对社会转型滞后的结果,但它却有其他高等教育机构所不具有的特点。它与传统大学不一样,它不依赖于政府的投资,实现了财政独立。做到这一点的根本在于这些新的大学有资本发出与众不同的声音,它们可以通过将自身生产出来的知识转化为现实利益的渠道来实现对政府与学术传统的牵制。与企业精神的结合是不二的选择,这种结合可以提高大学的独立生存能力和竞争意识,也可以将大学生生产出来的知识和技术快速有效地转换为现实的生产力,缩短知识和技术的循环时间,激发新知识的产生。这极好地满足了知识经济时代社会经济发展对高等教育机构的想象。”^②

第二,创业型大学的兴起有其充分的政治、经济等社会合法性基础。20 世纪下半叶,高等教育生存于斯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发生了剧变。尤其是

① Fumi Kitagawa.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i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Societies: A spatial View of the Europe of Knowledge," *Higher Education Management and Policy*, Vol. 117, 2005.

② Subotzky, G. "Alternatives to the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 New models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in Community Service Programs," *Higher Education*, Vol. 38, 1999.